

第九辑

洪湖文史

倒日本帝國主義

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洪湖文史

编	审	吴渊学
主	编	徐诗兰
副主	编	徐锦章
助	编	顾雄远

顾 问 郑令兰
 易沅泽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洪 湖 市 委 员 会
学 习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

主 任	徐诗兰		
副主任	徐锦章		
办事员	顾雄远		
委 员	廖作金	郭兆玉	纪宏玉
	黄金屏	李其俊	薛辛卓
	熊仪先	颜泽云	何远富
	卢圣尧		

目 录

【将 帅 掠 影】

将军风流 卢玉驹 崔利民(1)

【名 人 自 传】

我的路 尹一之(37)

脚踏实地 艰苦攀登 何祝三(52)

【异 国 见 闻】

在援外的日子里 朱子孝(62)

【名 人 轶 事】

犹有花枝俏 徐诗兰(75)

【委 员 风 采】

惠泽杏林

——忆我的父亲(洪湖市第一、二届政协常委)钟小南···

..... 钟道陔(95)

1112

【教育天地】

- 襄公——革命干部的摇篮 曾茶峰(105)
建县初期的教育事业 陈际琪(126)
重建洪湖师范 李为民(138)
-

【军旅生涯】

- 难忘的岁月 吴渊学(141)
-

【经济纵横】

- 四十多年来的物价管理演变 刘孟熙(152)
-

【洪湖英烈】

- 含笑瞰江流 徐诗兰(160)
哭岱姊 胡 绳(167)
-

【景点揽胜】

- 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叶朝炎(169)
-

【风俗采珠】

- 新隄吊脚楼 曾义田(174)
-

【古今神话】

赶山..... 象迹(176)

【战洪水】

新隄江堤两次大退挽考..... 田百川(188)

建好洪湖第一闸..... 李同仁(191)

防汛的日子..... 罗贵舫(198)

【大事记】..... (201)

【读者来信】

钱学森..... (205)

卢玉驹..... (206)

向南阶..... (207)

【征稿启事】..... (209)

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洪湖市委员会
机关工作人员名单】

□ 卢玉驹
崔利民

将军风流

一、走上革命路

沔阳(今仙桃市和洪湖市一部分),是江汉平原上一个古老的州县,它位于汉水和长江的夹角之间,北依滔滔汉水,南临浩瀚洪湖。这里土地肥沃,物产丰饶,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。

洪湖北岸有个峰口镇,离峰口不远,有个万宝村。甲寅年(1914年)七月十九日,一个男婴呱呱坠世,降生在佃农杨新早家里。这个男婴被取名为杨秀山。

在黑暗的旧中国,江汉平原的主人是少数的地主和湖霸,他们霸占大片的土地和湖面,出租土地和水面,放驴打滚的高利贷,残酷榨取穷人的血汗,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。他们吃的是鸡、鸭、鱼、肉,穿的是绫罗绸缎,住的是高大瓦屋,抽、嫖、赌,生活糜烂透顶。

可是,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,却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。部分自耕农依靠少得可怜的土地,不辞辛劳才获取微薄收入,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。那些无田无地完全赤贫的农民,生存的唯一办法是租种地主的土地,在沉重地租的残酷盘剥下苦熬日子,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杨秀山的家庭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,是方圆几十里最穷的一家。

家中添了男丁，杨家又喜又愁，愁情多于喜悦。家中一贫如洗，连个立锥之地也没有，拿什么养活这个孩子呢？等待这个新生命的，并不是甘甜的蜜汁，而是贫穷和饥饿的威胁。

几年后，杨秀山又添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，这个六口之家，全靠父亲杨新早和母亲周菊桂每年租种地主的十来亩地，为了多收三、五斗谷子，父亲只有向有钱人家借高利贷买耕牛，置农具，结果负债累累。

地租分两种，一种叫死租，按四、六或三、七开交租，地主拿大头，佃户拿小头，每年秋后算账。还有一种叫活租，秋收时到地里看庄稼，估计打多少粮食，决定佃户要交多少租子，耕作能力弱的佃户一般只能租活租。杨秀山家里只有父母亲干活，弟妹们年龄小，能吃不能干。地主看他家没有耕牛，没有农具，又缺乏劳力，只租给活租。

交租的日子里，地主家喜气洋洋，像过年一般热闹，佃户则提心吊胆，如过鬼门关。为了能多留下几斤活命的口粮，每年开镰割稻子之前，父亲都要借钱买来猪肉、点心，早早地送到地主和狗腿子的家里，求爷爷告奶奶地说上几筐子好话，请求他们看庄稼时，不要把产量估计过高。到了看庄稼的那天，哪怕当了衣服，砸锅卖铁，也要买鱼买肉，置办酒席，客客气气招待地主和那些狗腿子，请他们喝得醉醺醺的，酒足饭饱后再去地里估产。其实，这不过是穷人的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，地主从来也没有发过慈悲，他的嘴巴就是杆称，照样把产量估计得很高，要佃户交很多的租子。穷人用汗水打下的粮食，大部分白白地流进了地主的粮仓。

地主有专门收租用的升、斗，这种升、斗比别人大，佃农要是交五担租子，就得准备六担谷子。

交租的时候，地主家的院场上摆着一架结结实实的木制风箱。佃农已经选好的谷子，到了这里还要再过一遍筛。一条精壮的汉子光着脊梁，满头大汗地将那风箱摇得呼呼飞转。好谷子倒进风箱里，许多都被当作瘪子扇掉了。“沙沙沙”地从风箱里泻到地上的谷子，像打在佃户的心上，生疼生疼。对穷人来说，这是上等的好粮食呀！佃户要拾起来拿回家去。可是，手刚伸出去，立刻遭到地主的喝斥：“不行，留下喂我家的鸡鸭！”

穷人的命不如富人的鸡鸭，可是，有谁又敢吭一声呢？打掉牙只能咽到肚子里，得罪了地主，明年不租给你田种，一家老少喝西北风去吗！

“湖北沔阳州，十年九不收。”杨秀山的父亲无论怎样起早贪黑，辛勤劳作，收获的粮食总不够地主的盘剥。每年秋天，父亲去交租子，母亲总是提着心等他回来。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迈进家门时，母亲总是怯怯地问道：“孩子他爹，交得怎么样啊？”

父亲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：“哎，都交了，辛辛苦苦搞了一年，结果还是同去年一样，家里又短两三个月的口粮。”

秋收过后，转眼冬天就到了。天气一天天转冷，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。年底，装粮食的坛坛罐罐已经露出底来。眼看明年开春又是青黄不接，怎样才能渡过这难熬的日子啊！杨秀山家中每日只能吃两顿稠一点的锅粑粥，到后来，大多的日子只能吃掺有瓜菜的稀粥了，他发现贤慧的母亲常常以菜充饥，自己半饥半饱，想尽办法省下粮食，待开春时给种田的父亲吃。

为弥补粮食的不足，父亲经常冒着寒冷到湖里捞些鱼虾回来充饥。每当父亲下湖的时候，懂事的杨秀山总是不声不响

地跟着父亲出门，淌进冰冷的湖水中拾蚌壳、田螺，捞鱼虾，踩莲藕，常常冻得两条小腿发紫，毛孔出血，母亲心疼得直掉泪。

家里吃的困难，穿的也很困难。父亲种了些棉花，母亲就熬更守夜地纺线。那盏微弱的油灯常常亮大半宿，那架古老的纺车也吱扭吱扭地响到夜深。母亲纺出线，由父亲拿到集市上换回一些白布，母亲再将白布用稻灰水染一染，给孩子们做件衣裳，添床被子。这样的新衣新被，并不是年年都有。因此，总是杨秀山的衣服穿小了就给大妹穿，大妹穿小了又给小妹穿，常常是破布补旧衣，只有线是新的。这些补过的衣服穿不了多久又破了，于是补上加补，一件衣服十几个补巴，哪一块布是原来衣服的，哪一块是刚补上去的，已经很难认出来了。

母亲有一件薄棉衣，是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。穿的时间长了，变成硬梆梆的棉壳子，一点也不暖和了，但却买不起新棉衣替换。直到她老人家去世，还是穿着这件棉衣走的。可怜的母亲连件寿衣也没有。

俗话说：“富人过年，穷人过劫。”到了年底，债主就上门要债，平时冷落的门庭一时变得讨债人不断。家里穷得没有隔夜粮，从哪里拿钱来还债？父亲只好躲到外面，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有钱人家放滚子鞭出行才敢回来。

从杨秀山懂事起，父亲很少同家里人吃团圆饭。一到吃年夜饭，母亲领着年幼的弟妹坐到饭桌前，想到父亲孤身一人，不知躲在何方受冻挨饿，碗筷未动，眼圈就先红了。

六十年后，杨秀山回忆起这段凄苦的日子，心情依然十分沉重：“旧社会的高利贷像座山，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。我直到参加红军，家里还欠别人40吊钱没有还清哩。”

不久，更大的灾难落到了这个不幸的家庭。母亲由于长期

的过度饥饿和劳累,患了严重的胃病。而家里不仅没钱抓药,她还要拖着病体劳动,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。一年以后,母亲带着对这个吃人社会的满腔悲愤,带着丈夫和四个年幼子女的无限眷恋,匆匆地离开了人世,年仅42岁。

母亲活着没有过上好日子,死后连块安葬的坟地都没有。她临终前,泣不成声地对守候在身旁的娘家弟弟说:“我们家穷,连寸地也没有。我死后,你们把妈妈的坟扒开,把我埋在她身边,就算我陪她老人家吧。”

母亲死后,果真打开了外婆的坟,才将她草草地埋葬了。

天地之在,竟然没有穷人的一块坟地。万恶的旧社会,有多少穷人像母亲这样死无葬身之地啊!

直到新中国成立,才由杨秀山的夫人尹悦先和亲属们找了一块坟地,重新安葬了母亲。

1978年5月,杨秀山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。这天,他来到母亲的墓地。初夏季节,坟上芳草萋萋,坟旁野花簇簇。几颗粗大的苦楝树枝上,缀满了细碎的淡紫色的鲜花。

他走到苦楝树下,采了一大把花,随手扯根茅草将花扎成束,轻轻地献在母亲坟前。

起风了,苦楝树枝叶摇曳,发出阵阵低吟,如泣如诉。

将军默默肃立,深深地向母亲坟头鞠躬,头颅埋在胸前,久久地沉浸在悲痛之中;如果不是沉重的阶级压迫,迫使母亲贫病交加,母亲哪会那样早的离开人世呢,这种阶级苦是不能忘记的啊!

洪湖地区素有读书识字的风气。人们常说:“养儿不读书,就像养头猪。”又说:“人从书里乖。”当地老百姓都把送子读书

当作光宗耀祖的体面事情。

杨秀山八岁那年，被送到舅舅教书的一所私塾里启蒙读书。有舅舅这一层关系，可以免交学费。他学的是“上大人，孔乙己”，念的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，“子曰：‘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……。’”他聪明，也很用功，背诵课文，默写生字，常常受到先生的夸奖。

但是，穷人填饱肚子都难，上学读书谈何容易。父母知道家里穷，不可能供他长期念书，对他希望并不高，只要他识得几个字，长大出门认得店铺的字号，待父母不在人世时，每年七月给写个祖宗牌位，烧个纸钱就行了。他也知道家里穷，预感自己这个学上不长。果然两年后，父母无力供他继续上学，他只好离开了学校。

离开学校那天，他哭了，哭得好伤心。可是，家里没有钱买书本，父亲种地需要个帮手，他是父母的长子，这个责任只有落在他头上。他没有吵闹，回到家里，抄起农具默默地帮父母干活去了。出门前，他将课本藏在神龛上，他想等以后家里有了钱，还是要去念书的。这个读书的梦，伴随着他度过了童年、青年时代，却始终没有圆。

俗话说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就在母亲去世的这一年，年幼的弟弟和小妹妹也先后被病饿夺去了生命。

可恨的是地主见他家破人亡，竟落井下石，趁机将租地抽走。

一个靠侍弄土圪垯维持生计的农民，一旦没有土地，岂不等于断绝了活路吗！横陈在面前的，只有黑暗，只有绝境。这就是旧社会穷人的悲惨命运。

走投无路的父亲，狠狠心将妹妹送给渔村一户刘姓人家

当了童养媳，他自己则外出做茅匠，远走他乡替人盖房谋生去了。

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伸出它的巨掌，终于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不幸家庭彻底摧毁了。

在那个昏暗的年代，穷人是不幸的，穷人家的女娃更加不幸。杨秀山的妹妹杨紫秀一生被卖了三次，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。

旧中国有个陋习，即买卖童养媳。沔阳一带的习俗是孩子一生下来就订“八字”，找亲家，其实是一种买卖婚姻。杨秀山的妹妹也不例外，一生下来就订八，“婆家”给了两担谷子。现在，无法活下去了，只好到“婆家”当童养媳。

贫脊的土地长不出壮苗，妹妹长得又瘦又弱。狠心肠的婆婆横竖看不顺眼，根本不将她当人看待，常常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不给吃饱饭，不给床睡觉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妹妹只能睡在灶屋的地下。夏天，低矮的灶屋闷热蒸人，蚊虫叮咬，痒痛难忍。冬天，四壁透风，无垫无盖，躺在冰冷的芦苇上，冻得无法入眠。有年冬天，天气异常寒冷，妹妹没有一双鞋袜穿，两个脚指头生生给冻掉了。

这样一来，恶婆婆更看不顺眼了，干脆将妹妹退回家中。

这年，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。那雨连连绵绵下了十几天，陆地很快变成泽国，庄稼和穷人赖以栖身的茅棚，一夜之间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。一时间里哀鸿遍野，饿殍遍地，失去家园的难民拖儿带女，背井离乡凄凄惶惶地逃荒要饭。

眼看十室九空，一个远房的伯父也要去湖南逃荒了。父亲将妹妹领到这个伯父跟前，忍悲含痛托付他：“让孩子跟着你走吧。到了外面，要是遇上合适人家，你就帮我作主，寻个人家

给孩子找条活路吧！”

妹妹紧紧抱着父亲的腿，怎么也不愿意松手，哭得像个泪人。

父亲眼含泪水，连哄带劝地说：“娃呀，爸爸对不住你，跟你伯父去吧，兴许能找条活路呢。”

骨肉离别，生死难卜啊！父亲肝肠寸断，将妹妹推给伯父。伯父拉着妹妹，急急慌慌地随着逃荒人流走了。

走村过县，伯父领着妹妹一路要饭，过长江，到了湖南临湘县的一个村子，将妹妹卖给一户人家当童养媳，得了几块白洋走了。

几年后，妹妹完婚，生下一个男孩，不久孩子因病夭折。妹夫是个二流子，知道妹妹娘家没有势力，哪里肯善待妹妹。他将地里的活儿全交给妹妹，自己不劳动，不管家，整天在外面赌钱。输了回家卖东西，没有钱去赌就拿妹妹出气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最后干脆将妹妹赶出了家门。

妹妹无处投奔，只好一路讨饭，一路打听回老家来。

这天，她走到长江边的岳州，准备过渡。面对涛涛江水，滚滚浊浪，心里七上八下：离家几年，不知道父亲怎么样，听说哥哥当兵走了，是否还活在人世？家没有了，回去又投靠谁呢？自己一个弱女子，真是苦命啊！想到辛酸处，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哭声惊动了码头上待渡的人群。人们围拢过来，听了妹妹的诉说，无不为妹妹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，纷纷劝妹妹要想宽些。

这时，人丛中挤出一位老人，他和善地劝道：“娃呀，你家中亲人下落不明，回去又怎么办？依我看，不如重新找个人家，

也好有个安身之处。只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，有什么要求没有？”

听了老人的话，妹妹含泪点头，感激地说：“大爷，我能劳动，只要有口饭吃就行。”

上船时，妹妹掏出从家里带出来的一块肥皂，递给船老板当船钱。船老板知道妹妹的遭遇后，连连摆手免费让她上船。

船到江北，上岸就是湖北监利县的白螺矶。那位好心的老人将妹妹带到王李乡村，介绍她同王昌文结了婚。

王昌文刚死去妻子，家境也不富裕。但他为人厚道，是个勤劳的农民，对妹妹也不错。这样，妹妹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。

可是，两年以后，原来的那个二流子丈夫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，竟找上门纠缠。为了息事宁人，被迫给他十几块白洋，才将他打发走了。

星转斗移，春去冬来，1950年冬天，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副军长的杨秀山，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故乡。故乡的山水依旧，小时摸鱼捉虾的洪湖依然浩浩淼淼，只是父亲已经离开人世，妹妹又下落不明，这不能不使他万分难过。

他开门见山地问那个伯父：“我父亲去世了，我妹妹到哪里去了。”

那位伯父心怀愧疚，急促不安地告诉他妹妹卖给人家了。

杨秀山一惊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给你路费，你给我去找妹妹。”他拿出几十元钱，交给伯父。

公务在身，杨秀山等不到找回妹妹，便受命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去了。为了尽快找到妹妹，他在南京市场买了一件皮衣，寄给这个伯父。

半年以后,那个伯父来信了,说已经找到了妹妹。那天,伯父在王李乡村找到了妹妹。见到娘家人,妹妹高兴得直掉眼泪。伯父告诉她,你哥哥回来了,你哥哥当了大官。妹妹不信,1932年秋苏区失败,红军受到很大损失。牺牲了许多人。附近有个人回去,问他见到杨秀山没有?他说,在瞿家湾河北面,被敌人一枪打死了。按当地的风俗习惯,杨秀山的伯母就将自己的孙子过继给杨秀山,给他写了牌位,每年七月十五烧纸钱给他。就是没有死,一个放牛娃,出去当兵打仗,能活着就算枪子儿长眼了,还当什么官。王家的人也不信。伯父急了,指着身上的衣服说,你们不信,看看我这衣服上面沾下的毛。你哥哥买了件皮衣寄给我穿,现在天暖和了,这次来我没穿皮衣。大家仔细一看,伯父棉布衣服上果然沾有羊毛,这才信了。

从此,兄妹俩通上了信。

1953年,妹妹卖了几担黄豆做盘缠,北上长春看哥哥。哥哥在长春军事师范学校当校长。兄妹重逢,晃若隔世,悲喜交集,说不完的离别情,诉不完的苦和难。激动过后,想到穷人坐了天下,哥哥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,妹妹从苦海中挣扎过来,熬到了全国解放,应该欢喜高兴才是,心境才平静下来。

杨秀山的遭遇并不比妹妹好多少。妹妹被卖去当童养媳之前,刚满十二岁的杨秀山就被迫到地主家当放牛娃,走上了艰难坎坷的生活之路。

这家地主姓肖,雇了四个长工,三个成年的长工种地,杨秀山年龄小,给他们家放牛。

放牛娃的日子比黄莲还苦。牛是畜牲,饿了就跼蹄甩头,来回踏步走动,哪里管你放牛娃是否瞌睡,是否饿着肚子。每天,天还不亮,杨秀山就得起来喂牛。等牛吃饱,天才见亮。长

工们吃完早饭，牵牛下地走了，他才可以吃早饭。长工们使完牛，他又牵牛出去放牧。晚上回来，天已黑定。别人吃过晚饭休息了，他才能吃晚饭。一日三餐，一年四季，不管热天冷天，吃的都是剩下的冷饭冷菜。

不放牛的时间里，可以歇口气了吧？不行，除了放牛，还要收拾牛栏、积肥、扫地、担水、推磨。忙完屋里的活儿还要忙田里的活儿。小小年纪，要跟成年人一样在田里插秧、薅草。

夏天，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田水发烫。在热气蒸腾的稻田里除草，人跟泡在蒸笼里一样难受。杨秀山的个子比禾苗高不了多少，弯下腰来除草，脸几乎贴着水面，湿热的蒸气冲上来，眼睛被熏得红红的，火辣辣地刺痛，眼角挂着眼屎，迷迷糊糊的总看不远。害上这种眼病，往往很长时间好不了。眼睛害病，腿也害病。因为经常泡在水里干活，不几天两条腿下半截就泡烂了，肿得老粗，又痛又痒。没钱医治，一个夏天都好不了。烂得厉害时，自己抓把柳叶子，拧出绿汁敷在患处。病没治好，两腿却黑乎乎的，洗也洗不掉。

冬天，日子更不好过了。杨秀山穿着单薄的衣服，脚上连双鞋子也没有，赤脚给地主家干活。

这天，他在村边捡到别人扔掉的一双鞋子。鞋底磨穿了，鞋面破了几处洞，可是，他却像捡到宝贝一样高兴。他提起鞋子，拍打拍打灰尘，往脚上一套，嘿嘿，蛮合脚，蛮像那么回事呢！

一个小伙伴走来，他踏踏脚，高兴地说：“你看，我有鞋子啦。”

这是个年长他两岁的女娃娃，她看了看鞋子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你呀你呀，真是白高兴了。其实，天知你有，地知你无，我